

青春的涌潮

(台湾) 姬小苔 著



千金变成了浪荡女
佳人患上了风头症
姐妹俩生死相逢
锦瑟女喜中情箭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青春的涌潮

作 者: (台湾)姬小苕

责任编辑: 周 琳

出版发行: 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210009)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淮阴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2

字数: 160,000 1989 年 8 月第 1 版

1992 年 5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40,465—50,465 册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9-0140-3/I·132

定 价: 3.1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1



海在很近的地方。

掀起一阵又一阵的碧涛。

这样的近，却又是那般的遥远呵。

那种遥远，不是任何一种尺，度量得出来的。

象碎碗片般，在太阳下，发着亮晶晶的光。

蓝色是一种近乎忧郁的颜色。

虽然它有时也壮阔、豪迈。

小螃蟹独坐在白沙的坡上。

她坐着的姿态，就象一只小小的、不安份的、充满了好奇心的螃蟹。

那些短的、顽强的褐色鬃发，乱糟糟地顶在头上，犹如年轻的炽烈和怒气，在那儿毫不妥协地向人示威；而她一双浓褐清亮的大眼，正视着前方。

她在想象。

仿佛正乘坐快艇，破着巨浪，迎着狂风，向海天最尽处驶去。

驶向那动荡，那波澜，一生一世，再也不要回来。

她情不自禁地扬起手臂，朝孤独无人的海面呼喊。

没有人回答她，只有浪花一波波地袭上来。

涨潮了。

阳光也渐渐暗淡了。

使得秋天的海滨，看起来好荒凉。

在天黑之前，她也应该离开海滨回家去。

她皱了皱尖尖翘翘的小鼻子，懒洋洋地拾起散落的书本，用书带捆好，站起身，一晃一晃地在柔洁的沙地上走着，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子。

当她蓦然回首时，起风的天边，漫起了璀璨的晚霞。

那霞光以惊人的气势，仿佛告诉着人：你们需要更多的阳光、草原、浪涛、森林，以及旷野。

再会啊！再会！她忽然又扬手大叫了起来，边叫边有着冲动地迈开了大步奔跑，宛若要尽快逃离那片即将来临的黑暗，奔逐回熟悉的尘世去。

她跑得真快，短短的裙子掀起了一阵如飞的晚风。

跑到了围着铁丝网的栅边，她先将书扔了过去，然后开始矫捷的攀越。

她的单车就停在栅外。

那是部很好看的蓝色十段变速跑车，前不久过十七岁生日时，她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；因为她参加一项新人奖的油画比赛得到了第四名和三千块的奖金。

只得到第四名她觉得很不公平，可是，这也无可奈何，总比落选来得好，何必发傻跟那三千块钱过不去呢？

把书放进了一个小的旅行袋，横挂在胸前，她骑上了车，冲上通往海滨公路的斜坡。

秋天的晚风真好。

如果风也有颜色的话，应该是金色的。

那种淡淡的、轻盈的、如阳光般广沛和平柔宁的金。她骑着骑着，便想和这样的风来赛跑。

廿、卅……速度开始快起来了。

她骑车的姿态真美，鬓发洒着夕阳的碎金轻轻往后飘，泼乳般白皙的皮肤泛起了玫瑰色的光彩，一双大眼晶莹透澈，整个身体变成了十分完美的角度，仿佛是人车一体牢不可分，在“速度”中这样的优雅，那双修长浑圆又结实的腿，犹似传说里活跃于奥林帕斯山中的女神，放肆、活泼地御风而行，在金色大地间美丽地掠过。

她开始快乐了起来，快乐得象只无忧无虑的螃蟹。露出了顶顽皮的、顶可爱的笑容。

一百一十、一百廿……

指针不安地在时速计上震颤着。

列罗的“跑天下”，以飞般的速度，冲上了向海滨去的公路。

第一道桥、第二道桥……在钢铁的怒吼里滑了过去，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毫不重要，被红颜色的车身，抛得远远地。

列罗喘了一口气。年轻的脸上滴下了汗。

车中调到最大的冷气，也赶不走那份焦急、燥热……他抹了一下汗，这才发现到，因为紧张和兴奋的缘故，紧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关节都变白了。

他吃了一惊，从疯狂的赶路里强自镇定下来。

一百、九十、八十，指针往下掉，然后，固定在七十的地方，

4 青春的涌潮

一个美妙极了的大转弯，弯过了路面突现的曲线……汗又从额上不由自主地滴下来。

前面一望无际的公路，象是亚利桑那的无人沙漠，那样寂静，那样空旷。

仿佛在他抛弃了城市，奔到这里来时，也成功地超过所有挡在他前面的车辆，达到了晚霞群居的部落。

这路两旁长满了野棘藜的远方，是他自此可以完全掌握的世界了。

美丽的海洋，忽然在他的右方出现了，碧蓝蓝的海波，在夕阳中闪闪发光，那浩瀚的海洋，使人的心自都市的拥挤中挣出，不禁要好好地松一口气，化进了它平静的柔波中，悠然地载沉载浮。

“若卉！若卉！”列罗看见了海，便喃喃地念起了一个名字。轮廓很深的脸上，现出一丝情痴。

就是她——以一封短简，把他自城中立刻召来此处。

她曾经有两个月，整整的两个月，不给他片语只字，也失去踪影……多么地骄傲、多么地神秘，又是多么地冷漠呵！

但，列罗却是不能忘掉她，也不能拒绝她。

廿七年来，她是唯一令他怦然心动的女孩子。

而她最吸引人的、正是那份高傲，那份神秘，和那份冷漠呵！

她的美貌因为这些，反而显得更加高贵。

她的全身，从头发到脚趾，没有一寸不散发着女性的魅力，也没有一寸能让人不神魂颠倒。

就连象列罗这样一直不肯正眼看女人的男人，也无法不一见钟情。

他很深很深地动情了。

只是，他投降的结果，不仅没有感动若卉，反而若有若无

地更增添了距离。

他爱了两年，整整的两年，握得的，除了自己的痴情，只是一片空虚，但他不死心，他是不会死心的——

他相信总有一天会得到若卉的，完全地得到。

他只能迫使自己这么相信着；否则，他会因痛苦而憔悴、而死！

她不是没给过他快乐，但那些快乐是多么地短暂，而且，在短短的欢乐后，是更漫长的寂寞，她往往只象一个影子，也许该说是一个幽灵……

随心所欲地到她愿意驻足的地方。当然，她是有能力这么做的，因为她有个富甲一方的父亲。

他只能等待，等等她长久地离去后，又忽然地出现。那也许是一个月，也许是两个月。

他唯一知道的是，她总会再回来。

是的，等了两个月后，她又给了他消息……

2

海滨宽广坦荡的公路上，几乎没有什么车子，小螃蟹放心大胆地骑到路的中央。

一切都变得更加透明起来。

啊！那广阔的天地，开朗得几乎象在微笑的心胸。她把车速放缓，轻轻地吹起口哨来。

她的口哨吹得相当不错，除了换气方面缺乏名师指点，有时会发生困难外，大部分的曲子，她都能好好地表现，她吹着她挺喜欢的一首华尔滋曲子——苹果开花时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辆对方来车，突然自弯道的那边急转高速行驶来……

小螃蟹心一慌，正想躲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那辆没长眼睛的该死车子，硬生生地自她身旁掠过，把她震得人仰马翻，头前脚后飞跌在公路上，象只倒霉的死螃蟹。

唉哟！她头晕脑胀地呻吟着……。

那辆大红色的“跑天下”，也吓得来了个紧急大刹车，由驾驶座上跳下个年轻男人，急忙地前来查看。他正是匆匆赶路去会若卉的列罗。

“小姐，你怎么了？”列罗把她扶了起来。

乖乖！真不得了，胸前的小旅行袋居然整个碎了，书本象长了脚般，跳得满地，如果没有书和袋子护着，恐怕……列罗全身大冒冷汗。

小螃蟹全身软绵绵的，圆睁着双被吓呆的眼睛，茫茫然的一副人事不知的模样。……

“唉哟！唉哟！”

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……糟糕！你的腿在流血……”死家伙大嚷大叫了起来。

血？小螃蟹糊里糊涂地往她那双漂亮的腿一看……天哪！红红的……登时身子一软就晕了过去。

“跑天下”以超越一百里的速度往前疾驶着，列罗一边开车一边在找最近的医院。至于若卉的事，为了救人和道义，他只能暂时忘记……

小螃蟹斜斜地躺在驾驶座旁的位置上，轻轻地把眼睛眯开了一条缝，哟！这家伙还挺仔细的嘛，连安全带都替她扣好了，她偷偷又活动了一下四肢，幸好除了腿上那一小块擦伤之外没有大痛，可是，这种丝毫不懂驾驶安全的家伙，哼！她决定要给他一点教他终身难忘的颜色！

睨着列罗紧张兮兮，仿佛天要塌下来的脸色，她心中暗笑。

她没想到自己的演技还真不错，随便装一下，这家伙就被吓死了，……瞧这家伙长相颇不难看，气质也蛮不错，哼！说不定他自己还以为是亚兰德伦呢？再瞧瞧这部崭新的车子……

哈！非狠狠敲他一笔不可。

天一擦黑，列罗的车就到了镇上。

“奇怪！瞳孔没放大也没收缩，不该是脑震荡，怎会昏迷不醒呢？”外科的张老医生很伤脑筋地望着列罗，“这样吧！你把她留在这儿，脑震荡是车祸时最常有的现象，有时候并不马上发作，大概要三天到一周才能确定！”

列罗心中暗暗叫苦，这个祸可是惹得不小。

“蜜丝陈！”张老医生唤来了护士，对列罗说：“你先跟蜜丝陈去办手续，我们马上把她送到加护病房。”

保证金一万元。柜台的冷面孔很是铁面无私地推出了一联单据。

“信用卡行不行？”哪个人没事带一大堆钞票的？

“我问问看！”铁面无私拿起了电话。

他开始满头大汗地填表格，咦，她叫什么名字啊？列罗跑回车里翻她的书，心想上面一定有签名。啊！还有地址呢！

谢秀！

这个“秀”字怎么念？真是怪字！

“可以吗？”他望着放下话筒的铁面无私。

铁面无私的凤爪有力地伸了过来。

加护病房有三个床位。

小螃蟹睁开眼睛，看着另两张空铺，觉得真是无聊。她有点想放弃，可是事已至此，不装下去，太不划算了。更何况她这几个月奔波来奔波去，画居然一张都没卖掉，再挨下去就得饿肚子了，有这么个天赐良机，不正可好好地敲他一笔？

呃！有人进来了！她赶快闭起眼。

“小姐！”是那个死家伙。

她偷眯着眼，嘻！真有良心，还买了苹果来呢！

“小姐！谢小姐！”列罗放好水果不安地转过身来，她又慌张地闭眼。噢？怎么知道她姓谢？她吓了一跳，差点儿没坐起来。

列罗手足无措地站了一会儿，一个中年欧巴桑型的护士进来了。

“是你把她的吊瓶针头拔掉的？”护士一看小螃蟹的手腕上只剩下片空透明胶带，就很不满意的质问列罗。

“我没有！”

“那难道会是她自己吗？哼！她还昏迷不醒怎么拔的？”护士非常不高兴：“下次不要这样了，她的血管那么细，难找得要命……”嘀嘀咕咕的又把针头刺进了小螃蟹的静脉。小螃蟹屏着气，心里咒骂不已。

“她有危险吗？”他这一辈子可没受过这等窝囊气，但也只得忍气吞声。

“我又不是医生，我怎么知道！”护士很烦地瞪他一眼：“现在探病时间已经过了，请你出去，不要扰乱病人的安宁。对了，你最好回去拿些她要用的日用品来，我们医院除了面盆和床位是不供应其它的。”

列罗走出病房时，满肚子的不舒服。

好吧！既然加护病房不准他待，保证金也缴过了，他可要去办他的正事了。

十万火急的他，又跳上跑天下，朝海滨公路疾驶而去。

天地一片漆黑，而车灯扫及之处，是那么微不足道的光亮，列罗关了冷气，摇下车窗，让微凉的秋风吹进来。

刚才所发生过的事，简直就象是场梦——一场恶梦。

他重重甩了一下头，希望在若卉尚未发怒前赶到。

若卉的脾气他是领教过的，她生气时，不会摔东西，也不会怒目相向或是高声骂人，只会一声不响地走掉，走得无声无

息、无影无踪，这是她最严厉的惩罚方式。

他狠一踩档，希望还能及时挽回。

静静地，只有海浪。

天边出现了疏落的星星，映在海面，悄悄发光。

他在海滨小屋前停了车。

半年前，他们曾在这儿度过神仙般的一个礼拜。

小屋上还遍悬着他特地请人自曼谷带来的高檐风铃，逐风轻响。

伴着断崖下的涛声。

以前听起来温馨的铃声，现在却有一丝海风的寂寞。

他的心一跳。寂寞，他竟有着寂寞的感觉……他情怯地缩住脚步。

屋里有灯。

门却锁着。他从窗格的后面摸到了藏在那儿的钥匙；开门的那一瞬，他全身都软了，但无论如何，他都要进去看一看。

屋里没有人。

那盏小桌灯，似乎只为着要让他不致于摸着黑进来，而不是开灯的人在短时间内就要回来。

“若卉！”他喃喃叫了一声，狠狠地用拳头击着硬木制的墙；他好恨，恨自己把一切都搞砸了。

空气中有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，那是若卉最爱用的香水，小桌上的茶还是温的，她刚走没多久？列罗绝望地瘫坐在果旁的软榻上，良久良久，才有勇气拿起桌上的一封信。

他打开信封，里面滑出一张印着兰草的私人专用信箋。

上面却没有一个字。

列罗反复地看着那张纸，忽然觉得若卉是个很形式化的人，极端的形式化。

高傲到留下一封信，却不肯写一个字。

也许在她心中认为，他可恶到不配阅读她的忿怒吧。

他只不过迟到了两个钟头而已……他打了个寒噤，为着心中突然的觉醒。

但这觉醒有什么用呢？他仍然会在懊恼之后，继续不死心地追着她，等她冰霁雪消稍假颜色再献上自己的卑躬屈膝。

爱情——是很难以任何方式得到解脱的。

他揉掉了那封无字天书，把心也揉得一团糟。更严重的，是恶化再恶化的失落。

有生以来，他第一次明白，自己真是个无可救药的蠢人。

关了灯，锁了门，他叹了口气。

小屋完全溶入了天地间的黑暗，不再温馨，不再包容爱的希望。

不知道下次再来时，会是怎样的心情。

也许，不会有下次了？

他摘了一朵绽放在屋角的小野花，握在掌心，然后松开，看着清凉海风轻轻将它吹去。

回到车上，心中百感交集，痴痴抱着方向盘，一时竟无法发动车子。

这样的孤单，孤单到男性很坚强的心也在顷刻间脆弱了。

列罗紧紧咬着唇，英俊的眉宇是一片阴霾。

也罢！他不再钻牛角尖，横着心把车驶出小屋前几乎已被杂草掩覆的道路。

有一个地方是他现在该赶去的。

他必须通知谢雱的家人，这是道德，是良知。他绝不是那种闯了祸就躲的人。

因为世事往往难以预料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，躲得

了被他伤害的人，却躲不了自己时刻会愧疚的良心。

看看她住的是什么地方？列罗驶进了旧式的违章建筑区，心里直在皱眉头，奇怪，市政府不是在前一阵子规划过这一带，要改建商业大楼吗？怎么还没动手拆？

问了好久的路，他才找到谢雯的住处；那是个野孩子满地乱跑的大杂院。

“请问一下，有没有一位谢小姐住在这里？”他拦住一个站在门口纳凉的大娘。

“谢小姐，没有！”那个大娘斩钉截铁地一摇头，然后拉开嗓门斥骂着：“小虎子，你跑！跑到哪儿去？街上人多车多，你想给撞死了不成？欸！欸！先生你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要找小螃蟹，那个会画画的女孩子是不是？喏！她就住在靠右手拐的第三个门，不过她一早就出去了！大概很晚才会回来！”一边说，一边象望什么嘻嘻哈儿似的盯着列罗瞧，心里想：啧啧，小螃蟹这妞儿可真不简单，竟然交上了个这么好模好样的阔少爷……自己不争气没有女儿，要不然……

列罗给她盯得直发毛，道了声谢，就往她指的方向走。小螃蟹？这浑号真绝。

“喂！喂！你要做什么？”妇人的大嗓门又叫了起来。

“她不在家！”

“我找她家里的人！”

“她家里没人，她单身住在这儿。”妇人的女高音把大杂院中的住户全给引出来了，一时人声鼎沸，列罗十分出风头。

“李大娘，什么事？”房东是个干瘦的小老头儿。

“这个人要找小螃蟹！”

“你找小螃蟹有什么事？”房东好奇地打量他。

“是这样的，我也不认识谢小姐，但是今天我在公路上把她给撞伤了，我想来通告她家里的人，……”

列罗还以为房东是跑回去取扫帚来要把他痛打一顿，幸好不是，他只是取来了钥匙。“李大娘，你过来帮忙罢！”

房间小得可怜，但列罗有生以来，从没见过这么多的画。他觉得自己掉进一个斑斓的、神秘的空间，但他没心情看画，因为小螃蟹的瘦房东活象一部轻型的轰炸机，不断向他审问着，仿佛他已经把小螃蟹撞死了，马上要定他的滔天大罪，要不然愧对国家民族，绝对无法睡着觉。

李大娘的手脚挺俐落，很快地就把小螃蟹的衣物捆成包，外带热水瓶、闹钟、棉被、电锅、收音机等等家当，足足可装一卡车，如果再加上一锅热腾腾的麻油鸡，就更加完美了。

“李大娘，你干嘛？”房东看着她连闹钟、蚊香也没放过，大感惊讶。

“你懂个屁！我住过医院坐月子，怎么不知道该带些什么？”李大娘很是鄙夷他的无知无识，抛过洁白卫生丸一对，顺手把一对拖鞋塞进了棉被的捆绳。

除了一车乱七八糟的杂物，外加押解人犯的轰炸机及李大娘，拜别了“夹道欢送”的人群，列罗真是满载而归。

“我是她的房东，我怎么不能进去？”轰炸机“咚咚咚”很轰烈地向护士投掷姜是老的辣的土炸弹。

冷面孔一副“房东值几个钱”的姿态，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。

所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，李大娘可也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，她才不理睬小护士的那一套，轰炸机要男女授受不亲，她可不受限制，扛起电锅和棉被，“撞”开冷面孔，就扬长直入。

小螃蟹一时来不及，只有把啃了一半的苹果藏进被单，表演出呜呼哀哉的凄惨脸色。

李大娘一时大动慈悲，抛下家当，赶上前去嘘寒问暖。

小螃蟹眯了条缝，看看进来的只有她一位，便大为放心，

在李大娘还没来得及象悲剧电影般打开水龙头时，一骨碌的坐了起来。

“你——”

“嘘！”小螃蟹掩住了她的嘴，一双大眼谨慎地朝门口张望着，幸好小护士仍守在那儿亡羊补牢。

“没事吧？”李大娘压低了嗓子。

“我好得很！你看！”她伸手动腿，裹着被单演布袋戏：“还免费打补针呢！”

“吓死我了！”李大娘由救苦救难的土地婆又落回现实。

“嘻！我装的！喂！李大娘！你瞧，这小子是不是很有两文？”

“看起来不错哦！人长得帅，车子也漂亮，又蛮有良心，他还帮你缴了一万块保证金呢！”李大娘满脸欣羡之色，恨不得也来享受享受。

小螃蟹把没有啃完的苹果悠哉游哉地摸出来继续啃，还递了个给李大娘。“吃嘛！不用客气！”

“我带回去给小虎子吃！”李大娘挺珍惜地把苹果放进口袋。

“那多带两个！”小螃蟹挺慷慨道：“反正那小子请客，还有梨，他真舍得花钱，你看用玻璃纸包着是日本梨哩！不过我刚才吃过一个，实在不怎么样。”

李大娘把苹果自口袋中拿出来，换了两个实在不怎么样的梨。

“你预备怎么办？”

“我最近没有收入，与其饿肚子不如躺在这儿享几天清福再说，然后嘛！哼！”她刁钻地皱着鼻子笑。

“他会就范吗？”

“嘻！易如反掌折枝！你没瞧见他已经被我唬得团团转了

吗？”小螃蟹有点人穷志短的预感，他立刻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现在我要开始委托你做我的发言人。”

“小虎子没人带怎么办？”

“这还不简单，你去跟那家伙说，不准把我留在这里受罪，得赶快帮我换头等的，然后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带小虎子进来啊！”

护士不准李大娘把电锅带进浴室。

咄咄咄！真是奇闻！电锅不是手榴弹，这儿也不是驻伊朗的美国大使馆！李大娘懒得和她啰嗦，趁护士一转身，变戏法似的把电锅藏进了浴室。

列罗装作没看见，反正只要李大娘不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指着他的鼻子，仿佛他是祸国殃民的罪人般破口大骂，他就万事大吉了，花钱消灾倒是其次小事。

“噢！电视机是黑白的？”李大娘颇不满意：“小姐，头等病房怎么连个彩色的都没有？”

护士瞪了她一眼。“脑震荡的人能看得见，你就该笑了，要看彩色的到楼下大厅去看。”

“这个冰箱怎么这样小？”李大娘还在鸡蛋里挑骨头。

“这是医院，又不是餐厅！你要大的啊！有！太平间的冻柜有你人这么高，喜欢吗？”小护士尖牙利舌，刻薄得李大娘的尊容一阵红一阵白。

“喂喂喂！你怎么骂人？”李大娘摆出“我马上就要不客气”的姿势。

“你丝毫不关心病人，只注意自己的享受，我当然不顺眼！”

“好了好了！李大娘！”列罗赶紧排解。

“还好了好了！”李大娘横眉竖目：“都是你！都是你这个短